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

宋 黄震 撰

讀周禮

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横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説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

以為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氏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為于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爾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設官之多

陳及之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

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使此書果出於周尚不過尚書周官一篇之疏況又說之不通如此

官之交互

陳君舉曰如大史内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

天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稟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稟禄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給乃見於地官自内司服至屨人凡王宫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小如三亳阪尹書所載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復何哉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此祖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之義而說者以為主周公作洛邑而發周禮一書關涉義理者在民極一句故每官必以此為篇首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此本書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之說

治官之屬

此句總下六十官今併太宰小宰凡六十三官

太宰掌六典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愚按書六卿分職此以太宰掌六典六典即六卿之職雖曰冢宰無所不統此下自分六官然與書不同

小宰掌宫中之刑凡太宰之職皆掌其事

宰夫掌治朝之法

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士謂適子庶子謂支庶在版謂子弟名籍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　庖人掌共六畜獸禽　内饔掌割亨　外饔掌祭祀之割亨　亨人掌共鼎鑊

愚按膳夫以下五官凡五百三十一人均為飲食設亦豈無可併省者耶

甸師掌耕藉田

愚按藉者借民之力也今官與其徒凡三百三十有

五人豈千畝之田王自置人耕之耶似當考也

獸人掌罟田獸

愚按此以共膳也然古者自有田狩共君之庖

𢿹人掌取魚

愚按此官除士府史胥之外其徒三百人今世取魚於市不養一人亦足供膳

鼈人

雖不設官亦可

腊人

庖人一小事耳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此通古今決不可廢者古人世其官則精矣

酒正　酒人　漿人

此亦古今不可闕者今世有酒而已漿以水為主以米汁將之所以止渴稍厚則為醴甜酒也又醲則為酒辛辣矣

凌人掌氷

籩人

奄與奚掌之

醢人　醯人　鹽人

皆奄與女奚

冪人掌巾冪

宮人掌寢

皆女也

掌舍掌出入　幕人掌幕帟　掌次掌王次

皆侍御之細事

太府　王府　內府　外府

皆掌守藏財賦太府總收王府掌玉內府掌良貨外

府掌帛布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皆掌會財賦職歲者歲杪計其數也世稱六典之書

大半理財然尚書周官一書不及此也

職幣掌用幣　司裘掌共裘　掌皮掌斂皮革　內宰

掌隂禮而首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內小臣掌王后服位

閽人　寺人　內豎

皆奄官豎則未冠者之名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皆婦人為之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外官為之

内司服　縫人

皆婦人為之

五峰疑官吏與妃嬪雜處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皆男子為之夏采者夏翟羽色與染人固異官然皆

瑣瑣甚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宰制天子左右之人一則

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又曰自玉府内府而下今皆入内藏庫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入修内司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今皆屬御前供奉官愚按本朝之制為簡但權不屬宰相宮府不一體耳

地官司徒

此本尚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為義自

大司徒而下凡七十八官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按此周禮中精語形容卜洛之美也然此書首言惟王建國以為民極乃立地官是卜洛而後設司徒之官豈先有司徒而後卜洛耶若以此為司徒之職掌則卜宅洛中無再卜再宅之事繼此云諸公地方五百里則漢人之言異乎孟子㑹於百里之説矣説者

以為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則依附魯頌形容之說而曲為之回護也百里指土地而言豈包山川之虛數附庸各自為國何關諸公之封域耶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

鄉師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政　鄉老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族師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閭胥各掌其閭　比長掌其比之治

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黨五百家族百
家閭二十五家比五家自鄉至比次第聯絡俱鄉師
鄉大夫州長黨正皆於五歲教民以法斯民若奔走
四處恐力不及各教於州黨則受教於鄉者誰歟同
教於鄉則受教於州黨者誰歟歳時人民盃酒奉親
一時和悅人情然也而奔走於有司不暇亦未知如
何耳
封人掌設社壝士府史胥二十四人徒六十人

按設社壝有時常養此衆何為

鼓人掌教金鼓　舞師掌教舞

牧人掌牧祭祀之牲　牛人掌養公牛　充人掌繫祭

祀之牲

竊意充人之職牧人可兼充可免四十八人之廩禄

載師掌任土　閭師掌任民　縣師掌地域田萊

三職相類凡二百二人愚按禹嘗任土作貢不過區

畫而止不聞常設官

遺人掌委積　均人掌力政

師氏掌以媺詔王與教國子　保氏掌諫王而教國子

似令師儒之官而吏胥之外其徒共百八十人豈無

煩冗之職歟

司諫正民之行　司救防民之非

不知如何廵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調人掌平民之爭

然則不剖其是非歟

媒氏掌萬人之判

司市凡百七十四人

雖曰必立之乎多亦恐擾夫人世子過市有罰亦可疑夫人世子無游覾市井之理若出而經從何罪罰之

質人掌市貨　廛人掌市布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通司市凡士一司無不為市而設得無煩苛否易惟曰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

遂人掌邦之野　遂師掌遂之政令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　縣正鄙師酇長里宰又各掌其政令又有鄰長

何掌政令者之多不其煩歟

旅師掌野之粟

恐粟各有主野安得粟而旅師掌之

稍人掌合丘乘之政令

委人掌斂薪芻

土均掌平土地

草人掌土化之法

蓋除草者恐民各自除之不待官

稻人掌稼下地

蓋種稻者恐民各自為之亦不待官

土訓掌詔地事　誦訓掌道方志

山虞掌山林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澤虞掌澤藪

山者豈不可以兼林澤者豈不可以兼藪與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　廾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角人掌徵齒角　羽人掌徵羽翮　掌葛徵絺綌之材

掌染草徵染草之物　掌炭徵炭灰之物　掌荼以

時聚荼　掌蜃斂互物蜃物

凡皆瑣屑甚矣似不必立之官

囿人掌囿　場人掌築場

囿人掌囿可言也場人掌築場恐亦農人自為之不

侍官

廩人凡三百八十四人　舍人掌用穀　倉人掌藏粟

司禄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

舍人倉人似可併於廩人若司稼之巡稼雖不必可

也

舂人　饎人　槁人皆主食

槁者冗食之名

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

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埸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稲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𠇗蜃極於場人囿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歛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

謂之教典何也王次點曰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

事似與天官大宰九貢九賦大府以下等官相類

黄氏曰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

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

八人王之門闗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

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

人徒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

人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女稾十六人奚八十五

人是皆著於數者也山虞林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又其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賈師司虣司稽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即三公鄉大夫皆卿即六卿六卿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為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為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為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皆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酇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

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為四郊之吏稍不為邑縣都不為都有吏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

呂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奇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迹人等亦不在數據畿內之地似難容許多官畿內户口亦難供許多官

愚謂盡畿內之人不為民而盡為官亦無此數

春官宗伯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此本尚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之說自

宗伯至家宗人及凡以神仕者凡七十官

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小宗伯掌神位名物

肆師掌祀禮

肆言陳也

鬱人掌祼器　鬯人掌釀秬

然此豈不可併之酒人耶

雞人掌共雞牲

亦豈不可併之牧人之末耶

司尊彛自下士至其徒凡三十人　司几筵凡十三人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與諸臣五等之命

司服掌王吉凶之服

然既曰祀昊天上帝又曰祀五帝亦如之五帝漢人之言恐周無之也夫帝一而已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凡五十四人

竊意偶有葺理募用民力可也常廩其徒恐虛費

守祧掌廟祧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既曰世婦而以卿大夫士為之何也周禮六官每官不過一卿而世婦每宮乃卿二人何也天官既有世婦矣此春官又有世婦何也說者以春官者為外命婦然外命婦各于其夫之家而云每宮何也若内命婦二十七世婦每宮二卿是為五十四卿何卿之多

也既命卿大夫士矣又有女府史奚凡二十人又若何而共事也皆未可曉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特汎言內外命婦何以宗言而指為官守亦合考

冢人掌墓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注云戰敗無勇而罰之然豈有無勇而戰死者耶是死守封疆者皆罪人也豈義各有在歟

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凡二百三十六人

冢人共百四十四人已繁矣似合併省以合聖人節

用愛人之義官事不攝非儉之訓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

然治喪已見天官宰夫之職恐此亦可省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凡二十官皆掌樂雖曰各類其能豈不可總為一官

而各列其屬以稍減其人耶

太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筮人

凡七官皆掌卜筮實則卜筮列兩官亦可矣

占夢

似不必置官

眡祲

似宜屬保章氏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八官皆掌祝似可併省若詛祝則春秋以後之事恐非盛世所宜有

太史掌邦之六典　小史掌邦國之志

然大宰亦掌建邦之六典矣外史亦掌四方之志矣且二史列於巫祝馮相氏之間亦不知何義

馮相氏掌歲月辰日

馮音憑乘也憑高而相視之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

保安也章明也云保安時變章明天意

內史　外史　御史

內史掌八枋詔王然此太宰之職也特彼作柄此作枋耳外史掌四方之志然此小史之職也特彼言諸侯此言四方耳御史則進書於王者其史百有二十人似多耳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　車僕

掌車之萃副也與倅同

凡三官皆主車者

司常掌九旗之名物

主車之旗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以

神仕者無數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

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在天官典瑞掌

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列春官者以禮儀所係黄氏曰春官之屬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為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太卜至御史為一節自巾車至凡以神仕者為一節卿大夫士總五百九十有四人府史胥徒工又總二千五百十四人女奚百有二十人男巫為數女巫為數凡以神仕者無數

夏官司馬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本尚書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之說自大

司馬而下凡六十九官

軍將皆命卿

此語見文武不分最切薛平仲乃謂六官中特司馬

掌兵餘卿無與竊恐不然六鄉之民皆以什伍為軍

則六鄉之卿皆為軍將若獨司馬一卿為軍將豈他

鄉之民不為兵耶豈司馬兼將他鄉之兵耶必不然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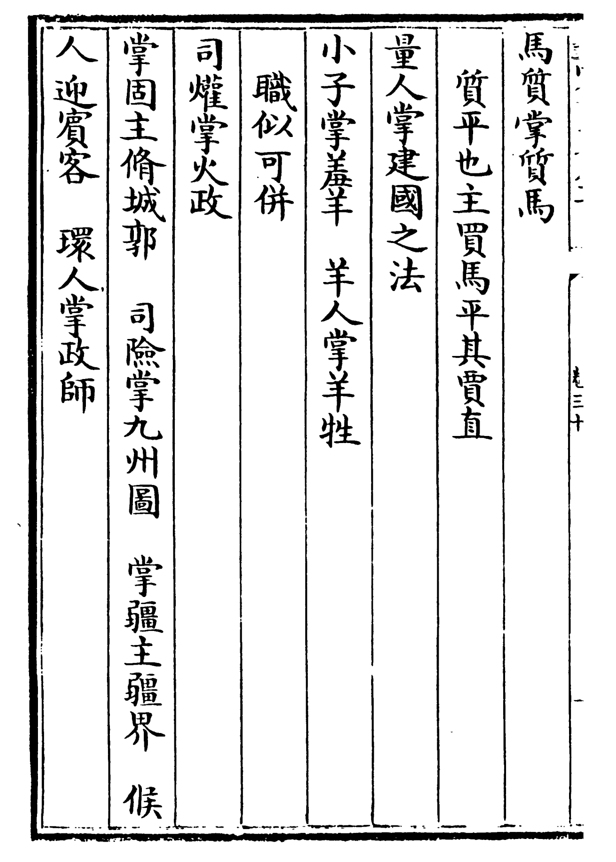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小司馬掌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之事

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缺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

陳君舉謂獨屬之司馬者以軍賞不踰時免司存散隅回從壅底之患



馬質掌質馬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賈直
量人掌建國之法
小子掌羞羊　羊人掌羊牲
職似可併
司爟掌火政
掌固主脩城郭　司險掌九州圖　掌疆主疆界　候
人迎賓客　環人掌政師

挈壺氏

不詳刻漏之制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射人掌射位

服不氏掌養猛獸　射鳥氏掌射鳥　羅氏掌羅烏鳥　掌畜掌養鳥

凡四官似皆不見為民設官之意

司士掌羣臣之版　諸子掌國子之倅　司右掌羣右

之政令

謂凡車右之長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

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

似於司馬無關

方相氏掌儺

以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故名方相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小臣掌王之小命相王之小灋儀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　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似皆於夏官司馬無關於天官冢宰之屬則近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

似宜屬春官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

右

皆司馬之屬宜也

齊右為祭祀陪乘　道右掌前道車　大馭掌馭玉路

戎僕掌馭戎車　齊僕掌馭金路　道僕掌馭象路

田僕掌馭田路　馭夫掌馭貳車　校人掌王馬之

政　趣馬賛正良馬　巫馬掌養疾馬　牧師掌牧馬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　圉

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右十五官似不必盡屬夏官恐亦有可併省者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　懷方氏掌遠方之民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　山師掌山林之名　川師掌川澤之名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

凡九官於夏官司馬亦迂雖以之屬地官可也且亦多可併省以寬民力

匡人掌灋匡邦國　撢人掌王志以語之天下邦國

擅與探同言探王之志此二官似不宜屬司馬　家司

都司馬掌都之車馬兵甲戒令以聽於國司馬

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公司馬即國司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

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槀人

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

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

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隷僕則
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撣人則掌輿地
及四方諸侯外吏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馬司爟
掌行火則係馬候人掌賓客則係馬挈壺氏掌司
夜則係馬司士掌朝儀則係馬弁師掌冠弁則係
馬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馬夫既曰典
軍政而官府錯居互相關係　右夏官卿大夫士
六百九十有一人府史胥徒工賈醫四千一百五

十有二人不命之官凡四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秋官司冦

乃立秋官司冦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此本尚書周官司冦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之説凡六十七官然書曰刑暴亂可也此曰刑邦國則非辭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按此官亦可疑萬民豈可致之外朝耶如盤庚登進民于庭止於國中之民猶可也國危國遷與立君皆外諸侯之事其民豈得而致之耶國之危與遷及立君詢之卿大夫可也而詢之民何耶

士師掌五禁之法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也　鄉士

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遂士掌四郊各

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

民數　方士掌都家之獄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

凡六官次第甚明但胥徒太多耳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其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既書於士矣士

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人自相仇殺耶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

罪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　司約掌邦國及萬

民之約劑　司盟掌盟載之法

凡五官亦有次第但盟恐非盛世事耳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其徒八十人似多亦不宜屬刑官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此屬刑官可也

犬人掌犬牲

宜屬獸人雞人之列然犬亦豈所以名官耶

司圜　掌囚

司圜掌收教罷民然徒百有六十人何多耶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徒百有二十人亦多今世守囚未有滿數人者其害已甚若周盛時囹圄空虛而繁雜如此歟

掌戮掌斬殺

司隷掌五隷之法

其徒至三百人五隸者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又各百有二十人盛時蠻夷於中國之王都何闕而收隸如此之多不可曉也

布憲掌刑禁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　禁暴氏掌禁亂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西畿　蜡氏掌除骴蜡音措

雍氏掌溝瀆　萍氏掌水禁　司寤氏掌夜時　司烜氏掌取火於日取水於月烜音毀　條狼氏掌執鞭　脩閭氏掌互欜互者今行馬欜即擊柝　寘氏掌設弧張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蟄獸　翨音翅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　薙他計反氏掌殺草　硩他折反蔟倉獨反

氏掌覆夭鳥之巢　翦氏掌除蠹物　赤犮音跋氏掌

除墻屋　蟈氏掌去鼃黽鼃即蟈黽者耿黽也黽莫幸反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夭鳥

按自野廬氏至寘氏凡九官宜分屬天官地官自庶

氏至庭氏凡十一官皆主殺害禽蟲恐無此理

銜枚氏掌司囂　伊耆氏掌杖咸

大行人掌賔客　小行人掌賔客之禮籍　司儀掌擯相之禮　行夫掌傳遽之小事　環人掌送逆　象胥掌夷國　掌客掌禮牢　掌訝掌等籍　掌交掌節幣　掌察　掌貨賄

凡十一官皆為賔禮設豈無可併省者且於義合屬春官夏官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則　都士　家士

凡四官一律

易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隷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用禁者也若大行人掌客之類疑於春官之掌禮者朝士掌交之類疑於夏官之掌政者右卿大夫士百三十有五人府史胥徒賈庶子二千七百三十有六人

冬官考工記

此本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

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放之司空未可以為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莱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

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自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為錯脫以示其為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輪人為輪　輪人為蓋　輿人為車　輈人為輈　築

氏為削　治氏為殺　桃氏為劍　鳧氏為鍾　㮚氏為量　段氏闕　函人為甲　鮑人之事治革之工也字本作鞄　韗人為臯陶字本作鞠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　鍾氏染羽鍾聚也取其色之聚也　筐人闕　㡛氏湅絲㡛言治之使熟也　玉人　櫛人闕　雕人闕　磬人　矢人　陶人　旊人為簋　梓人三為筍虡為飲器為侯　廬人為廬器

廬者總合衆體而成積竹為之取其堅固

匠人三建國營國為溝洫　車人為耒為車　弓人
弓有六材獨言角幹觔者膠漆絲為之輔而已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
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
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其何如夾漈鄭氏嘗謂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
闊畧人主之身後来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
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

何休云或謂漢儒傅會之說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之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

始用於王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為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

黄氏日抄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黄氏日抄卷三十一

宋 黄震 撰

讀春秋左氏傳

君子曰

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隱三年

周天子鄭諸侯也何物君子以二國結信為言及我伐宋以郜防歸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正又其伐

許而處許西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豈盜亦有道者耶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謂是以知桓王之失鄭至是則寧罪王而不罪鄭矣鄭莊公伐周射王中肩春秋初第一罪人而左氏反第一以為賢可怪也

衛人旱甯莊子曰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雨乃偶然天豈助虐甚矣甯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

好誣也

晉狼瞫能斬秦囚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馳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狼而輕生果君子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哉

孟明違父誤君無故行盜賊之行掩鄭取敗自是秦晉交兵四十餘年使生靈肝腦塗地孟明之罪大矣秦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偏聽專任之禍亦烈矣焚舟之役晉特不出秦未嘗勝晉也封尸而還何救肝腦塗地之靈秦素強西戎素服於秦秦豈因是而霸是時秦未嘗擾中國舍孟明召禍一事之外餘亦未嘗與中國一矢相加使當是時信用蹇叔而不誤用孟明嘗與晉婚姻而不自殘其百姓則其

覇於西戎又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其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弒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曰越竟乃免左氏每借君子妄為之辭今又誣吾孔子不其甚乎

襄二十有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

閏不可失也閏再失則差兩月寒暑易矣繼此當益差可也然而四時未嘗易其序則於何年增為十有四月而追正之耶

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攻萑苻澤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

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又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君子威而不猛今左氏謂太叔盡殺而孔子歎以善哉又謂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是寛不可臨民而猛焉是主而殺之為快也異乎吾所聞

賢君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恵工敬教勸學任方授能元年革車三十乗季年乃三百乗閔二

晉悼公　晉人弑厲公迎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曰孤始願不及此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我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凡六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國以復霸晉侯之

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羊舌赤曰絳無貳志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請居死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使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楚子囊伐鄭鄭將從楚子展曰晉君方明四軍無缺八卿和睦必不棄鄭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伐晉子囊曰晉君類能而使之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隷不知遷業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成十八年以後

楚臣

令尹子文　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齊大史　崔杼弑齊君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襄二十五年

子産 子産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信行

臧僖伯諫觀魚不聽公往觀魚僖伯稱疾不從 隱五年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

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霣楚子舍之以行

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襄三年

韓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乘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説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襄二十一年

公冶 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曰閽守卞者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杜洩　季氏舍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以書使杜洩告叔孫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既葬而行

子家子　昭公伐季氏季氏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公孫于齊曰不如早之晉弗從公薨于乾侯季孫曰吾欲與之從政子家子不見季孫

申包胥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師於軍祥又戰于

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季路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哀十四年在獲麟絕筆之後

名言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隱四年衆仲云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隱六年載周任之言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六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桓十年

師克在和不在衆桓十一年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上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桓十八年

天下之惡一也莊十二年

妖由人興莊十四年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二十四年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宴安酖毒閔元年　無德而祿殃也閔二年

以人從欲鮮濟僖二十年

敬德之聚也僖三十三年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同上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宣二年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成六年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成十二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襄十五年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襄二十一年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襄二十二年

辭命

隨季梁對隨侯莊六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愽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

馨香無讒慝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曹劌敗齊于長勺 莊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馳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秦獲晉侯 僖十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

將至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乃舍諸靈臺晉隂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曰必報徳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晉侯歸

公子重耳及楚 僖二十三年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展喜犒師 僖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

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伯服楚宣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乃許之平

楚訓國人宣十二年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鞌之戰成二年

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爕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呂相絕秦成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

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殷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

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摇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覊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

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晉伯州犂在楚望晉軍成十六年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齊師夜遁襄十八年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晉大夫與楚孰賢 襄二十六年

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曰吾必復子聲子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禄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正考父鼎銘 昭七年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晉齊投壺 昭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南蒯 同前

南蒯將叛季氏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

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梁丘據 昭二十年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梗陽之獄 昭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

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寛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名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伍員肄楚昭三十年

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季孫問田賦使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傳文元有弗聽二字然以為冉有弗聽則非義以為季孫弗聽合言冉有復命而後可

葉公定白公勝之亂哀十六年

楚太子建在鄭暴害於其私邑又適晉與晉謀襲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未起師晉人

伐鄭楚救之勝怒遂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葉公在蔡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馬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寛為司馬而老於葉

文句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隱元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賔有禮主則擇之隱十一年

楚之羸其誘我也桓六年民餒而君逞欲同上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莊十一年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並同上

物莫能兩大莊二十二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同上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同上

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僖二年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僖四年君其問諸水濱同上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僖四年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僖五年神其吐之乎同上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僖七年知臣莫若君同上

天威不違顏咫尺僖九年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僖十年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同上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同上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 僖十三年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僖十四年 君其悔是哉 同上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僖十五年

蠭蠆有毒而況國乎 僖二十二年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僖二十四年

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同上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同上

師直為壯 僖二十七年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僖三十二年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僖三十三年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文五年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此止可言敵怨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文七年 庇焉而縱尋斧焉者 同上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 同上

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 同上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同上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四年

履士會之足于朝文十三年　子無謂秦無人同上

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文十五年

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文十七年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同上

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文十八年

口衆我寡宣二年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宣三年

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宣四年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宣十一年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宣十二年 豢之肉其足食乎 同上

舟中之指可掬也 宵濟亦終夜有聲 文止戈為武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河魚腹疾 並宣十二年

復室其子 以女妻之 宣十四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宣十二年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宣十五年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同上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宣十七年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宣十八年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成二年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同上

欲勇者賈余餘勇成二年齊高固

滅此而朝食同上齊侯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成二年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又定五年成六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成十二年

爭尋常以盡其民成十二年

善人天地之紀成十五年　盜憎主人同上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成十六年欒武子云

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成十六年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成十八年晉悼公云 不能辨菽麥 同上

所獲不如所亡 哀三年楚子重 惟善故能舉其類 哀三年

公登亦登 襄七年 吾子其少安 同上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襄八年

誰敢幾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襄八年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襄十年

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同上

政以賄成同上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襄十四年

惟余馬首是瞻同上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同上

或推之或輓之同上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同上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同上

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襄十五年

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哀十六年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七年

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同上

吾淺之為丈夫也襄十九年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甘雨焉同上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襄二十一年先二子鳴同上

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晉州綽言齊殖綽許郭最並襄二十一年

雨過御叔襄二十二年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同上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同上

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襄二十三年

夫鼠晝伏夜動同上

死而不朽襄二十四年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襄二十四年

部婁無松柏同上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襄二十五年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同上　政如農功同上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同上

領之而已 襄二十六年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襄二十六年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襄二十七年

崔之薄慶之厚也 同上

日其過此也 襄二十八年

數日國遷朝焉 同上 齊慶封遷于盧蒲嫳氏

車甚澤人必瘁 同上

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同上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襄二十九年　何必瘠魯以肥杞同上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並襄三十一年

譬諸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昭元年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微禹吾其魚乎　賈而欲贏而惡囂乎並昭元年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並昭元年

周禮盡在魯矣 昭二年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昭二年 於臣侈矣 同上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在楚猶在晉也 並同上

余髮如此種種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同上

又弱一个焉 同上

無瑕者可以戮人 昭四年 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昭四年

是儀也不可謂禮昭五年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昭七年

可弔也而又賀之昭八年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昭九年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昭十一年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昭十二年析招之

詩同上

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昭十六年

天道遠人道邇昭十八年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同上

室於怒　市於色昭十九年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昭二十年

先人有奪人之心文七年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嫠不恤其緯而憂周室之隕為將及焉昭二十四年

幾如是而不及郢同上

防山以水之昭三十年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昭三十二年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　將室之定九年

三折肱知其為良醫定十三年

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同上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吴其為沼乎哀元年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哀十二年

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哀十五年子路

蒐裘邑名隱公曰吾將老焉　蝥弧旗名隱十一年　越席注結草桓元年　魚麗之陳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此盖魚麗陣桓五年　日官日御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典歷數者桓十七年　噬臍莊六年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喻不及也　瓜時瓜時而往及瓜而代莊八年　肉食者鄙

莊十年
皐比莊十年蒙皐比而先犯之注虎皮音毘
經皇冢前闕莊十九年
卜夜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莊二十二年
于飛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注雄雌俱飛同上
未亡人寡婦自稱莊二十八年
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閔二年
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閔二年
扉屨扉草屨傳四年
書雲物僖五年
唇亡齒寒僖五年
均服僖五年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
内子以叔隗為内子注卿之嫡妻僖二十四年
效尤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同上效尤上效尤禍也文元年
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懸柩而下僖二十四年
詰朝平旦僖二十七年
三舍同上
館穀晉師三日館穀同上
昌歜昌蒲葅歜在感反僖三十年
彤鹽彤象虎同上
墨衰

經僖三十二年取節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僖三十二年焚舟文三年瑞節節信也文十一年八元八愷文十八年于思于思于思多鬚之貌宣二年食指食指第二指宣三年染指同上狼子野心同上丁寧著於丁寧註鉦也同上於菟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同上治命宣十五年魏顆折俎宣十六年繁纓馬飾成二年摩笄山名成二年承乏攝官承乏成二年五伯成二年浹辰十二日也成九年肓之上膏之下肓鬲也心下為膏成十年外弟成十一年外妹同上三肅三肅使者而退成十六年拜嘉哀三年始髽哀四年狐駘之戰羣不逞哀十年若而人哀十二年勇爵

襄二十一年辭莊公 班荊 布荊坐地襄二十六年 桃茢 茢黍穰巫以拔殯襄二十九年

委禽 別委禽焉昭元年 亢宗 昭元年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 三老 杜云八十以上上中下壽也服云工老商老農老也昭三年 不相能 昭元年 參商 閼伯主辰為商星實沈主參 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同上 爽塏 昭二年 敖 王欲敖叔

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昭五年 六物 歲時日月星辰昭九年 弁髦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三加冠而棄其始冠昭八年 疾日 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供養 供養三德為善昭十二年 受奠反錦 昭十二年叔向 末減 同上

利市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昭十六年 尤物 尤物是以移人尤暴也昭二十八年 不

颺公子少不颺同上 豢龍昭二十九年 執紼三十年 飲酒私出避酒定二年 旋夷射姑旋馬注小便也定三年 共二共二職定四年 繁弱大弓名同上

燧象定四年 九頓九頓首而坐定四年 客氣定八年陽歷云 執牛耳同上

竹刑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鬱攸火氣哀三年 石田得志於晉猶獲石田也哀十一年

庚癸之呼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桐汭哀十五年注在宣城廣德縣西南

虎幄衛侯為虎幄於藉圃哀十六年 始食幄城而饗之也同上 紫衣注紫衣君服 魯皐歌曰魯人之皐數年注皐緩也哀二十一年 甬東注句章縣東海同上

中洲之一哀二十二年 **彌甥** 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哀十三年 **乞靈** 哀二十四年 **解韈**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注古者見君解韈二十五年 **戟手** 公戟其手注徒手屈用如戟形同上 **從孫甥** 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同上 **衣製** 製雨衣也哀二十七年

左氏雖依經作傳實則自為一書甚至全年不及經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為釋經哉經與傳等夷相錯經所不書者傳亦竊效書法以附見其間其僭而不知自量亦甚矣若夫浮誇而雜

品藻不公又在所不論也然因其舍經而别載行事可以驗其曾見當時國史故讀春秋者不可以廢左氏左氏杜預以為左丘明唊助始考其不然或曰左丘複姓非此左氏又或以為楚左史之後云

讀春秋公羊傳

何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謂春為歲始是也謂王為文王非也文王未嘗稱王也未嘗班正朔於天下也王時王也

隱之立為桓立也桓何以貴母貴也

隱與桓皆庶也隱長當立而欲遜桓者過乎厚也隱實魯君非為桓攝也桓之母繼室非貴也

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

克力勝之也非殺也後此十餘年段尚餬其口於四方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休注所見者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文宣成襄王父時事所傳聞者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愚按此說是也遠則或不盡知也以不日起凡例者鑿也

君子大居正

大居正三語春秋要旨也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

以有年為喜者是也謂不當有而書異者非人情也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以上桓公

祭仲擅鄭賣其君以利其身公羊氏反賢其知權故誤謂權者反於經

夫人孫于齊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

夫人親預弒其君而不敢歸未見莊姜念母之事

紀侯大去其國滅也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人殺其父子不與共戴天此復讎之説也設如公羊言襄公九世祖見烹乎周是天王殺之也非紀之鼻祖殺之也謂譖言無形也非殺者比也九世矣無滅國以報言語之怨者也古者報怨不在其後後之人何罪公羊又曰雖百世可也此謬論也齊無此心不過吞滅小國耳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以上莊公

公羊謂不背曹沫之盟者也然此戰國之說也齊威方以禮合諸侯寧有是事春秋之所不書不可信也

城楚丘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始封衛者周也周衰狄侵衛齊合諸侯為城楚丘以遷之使避狄耳非封也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震而矜之有矣叛者九國未見其事據左氏則逃者鄭伯爾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荀息從君於昏而陷其二子於死地所謂好信而不好學者也何賢之有

襄公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以上莊公

宋襄狂愚殺鄫國之君代牲而反欲以不鼓不成列為仁文王曾有是否乎而誣之也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宣十八年

釋經如此義曉然矣非凡例比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昭五年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也作中軍季氏以公室為名於三軍之外立中軍也今其舍中軍是四分公室季氏兼有其二舍中軍之軍之軍亦為季氏之有也作中軍正為今舍中軍設借公室之名以立中軍既而舍之則并為已有也公羊以為復古何也

楚宋之平

楚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司馬子反曰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

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宣十五年

季札讓國襄二十九年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者立夷昧者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愚按公羊形容札之讓甚理而文然爾殺吾兄之語

非也夷眛者兄則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光之弒立札為之使東諸侯又後此四十餘年當哀公十一年札尚能為吳帥師救陳則札終身不入吳國之語亦非也公羊此論為哀二十九年季札來聘而發也然去之十八年當昭公十五年夷眛方卒又去十二年當昭公二十七年吳光方弒其君僚則此言僚立而闔廬刺之以致國乎季子者皆非也公羊徒聞季札讓國之賢而粉藻之然言而不實自

有不揜焉者可戒也今姑以其文録

文句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山川有能潤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河海潤乎千里 僖三十一年

匹馬隻輪無返者 同上

縁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

年成九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于後文十三年

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昭二十年

獻公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荀息曰用臣之謀今日取虢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僖二年

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 成二年

宰木 僖三十三年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 誒 成三年為誒也注誒詐也 河曲 文二十年河千里而一曲 荀 文十五荀將而來也注名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曰荀 喪娶 宣元年

今將 昭元年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 今將爾曷為與親弒者同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焉

此傳公羊高作也高齊人世稱其授經于子夏分春秋為三世以所見所聞傳聞為别宜不苟者而所載事跡人名地里間與左氏不同左氏

及見國史故依之以釋經公羊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别有紀載之書而集之歟世遠不知孰是若以次而言且當據左氏爾然諸儒之主公穀者不于其事而于其義也公羊大居正之語固可謂能執其義之要者至謂權為反經謂百世可以復讎則非義已甚而亂之萌也迹其所釋皆經未嘗舍經而為之文此視左氏之僭為賢文雖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注者何

休詳於制度

讀春秋穀梁傳

何

鄭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穀梁謂克為能是春秋書鄭伯能段于鄢也文乎否

耶既又繼之曰能殺也是克為殺後是殺為言外意

也然乎否耶

文句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爾從父母之言桓二年

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桓十四年

泓之戰復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

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文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宋公與楚戰于泓水之上衆敗身傷七月而死僖二十二年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

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

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 成五年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隱八年

德厚者流光 僖十五年

二伯 桓文

佚宕 長狄佚宕中國注佚猶更也 文十一年

身橫九畝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文十一年

緩帶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文十八年

粲笑 軍人粲然皆笑 昭四年

天疾 有天疾者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

之跛衛謂之輒昭二十年 祝髮祝髮文身哀十三年

此傳穀梁亦作也亦魯人云亦授經於子夏故其言經略與公羊同其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者亦公羊分世言經之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擧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注者范甯亦頗簡明

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焉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是人上可得而背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是為子可得而叛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是神器可得而闚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

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凡皆確論云

黄氏日抄卷三十一